

國學初階

微發學國

劉師培◎著
張京華◎點校

師範大學出版社

國學初階

國學發微

劉師培◎著

張京華◎點校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國學發微 / 劉師培著. — 上海 :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, 2015.6

(國學初階)

ISBN 978-7-5675-3775-0

I. ①國… II. ①劉… III. ①國學—研究 IV. Z126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資料核字(2015)第144808號

國學初階

國學發微

著 者 劉師培
點 校 者 張京華
特約編輯 黃曙輝
項目編輯 龐 堅
封面題簽 徐令儀
裝幀設計 盧曉紅

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郵編 200062
網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電 話 021-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-62572105
客服電話 021-62865537
門市(郵購)電話 021-62869887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
網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蘇州工業園區美柯樂製版印務有限公司
開 本 787×1092 32開
印 張 3
字 數 61千字
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
書 號 ISBN 978-7-5675-3775-0/B·958
定 價 15.00元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品質問題,請寄回本社市場部調換或電話021-62865537聯繫)

目 録

整理弁言	一
作者原序	七
正文	九

整理弁言

昔章太炎嘗云：“夫國學者，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。吾聞處競爭之世，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，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能自立者也。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，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。”（《國學講習會序》）

許守微亦云：“是故國有學則雖亡而復興，國無學則一亡而永亡。何者？蓋國有學則國亡而學不亡，學不亡則國猶可再造。國無學則國亡而學亡，學亡而國之亡遂終古矣。”（《論國粹無阻於歐化》）

劉師培所著《國學發微》，先在《國粹學報》連載，自第一期至第十四期，及第十七期、第二十三期，共十六次，始於光緒三十一年（1905）正月，止於光緒三十二年（1906）十月，署名劉光漢。劉師培卒於民國八年（1919），至民國二十五年（1936），寧武南桂馨刻成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七十四種七十四冊，《國學發微》重新校勘排印，合為一冊，書首署名“儀徵劉光漢申叔”。臺灣國民出版社、大新書局、廣文書局和華世出版社，分別於1959、1965、1970、1975年影印出版了單行本。

《國學發微》全書近五萬字，前有劉師培短序，無目錄，正文只分段，無章節標題。旁徵博引，多小字夾註。《國粹學報》連載最後一期文末注明“未完”，但所述已到明代。清代於作者當時為“本朝”，故雖有未加銓評之可惜，而全書亦可視為大體完備。

案劉師培《國學發微》一書，與國學保存會及《國粹學報》同時俱起，較之章太炎創辦國學講習會、出版《國學振起社講

義》更早，大約總歸近代最早一批國學著作。其書以時代為先後，以經學為主線，始於唐虞，而詳於孔子，下及諸子九流，而後兩漢，而後魏晉，而後南北朝，而後隋唐，而後宋，而後元，而後明。詳於南朝以上，唐宋以下則較略，不及全書篇幅三分之一，此非出於詳古略今，蓋由於作者心得所在，偏在漢學、子學而然。

《國學發微》不言史學，亦不言詩文。在撰寫《國學發微》前後，劉師培還有另外幾篇著作《周末學術史》、《兩漢學術發微論》、《漢宋學術異同論》和《南北學派不同論》等，大體均以“學術史”為主題。另外還有為國學保存會編寫的五種“國學教科書”《倫理教科書》、《經學教科書》、《中國文學教科書》、《中國歷史教科書》、《中國地理教科書》，其中《經學教科書》第一冊的內容與《國學發微》尤其相近。這些著作的撰寫時間與內容主題皆相互交錯，而《國學發微》的性質也向“學術史”與“經學史”靠近，是為此書的一大特點。

雖然《國學發微》書中沒有為“國學”概念下一定義，但就全書傾向可見，大約作者認為可以擔當“國學”之名的，只是經學。清末民初，學者是較為自然地將以經學為主的古典學術轉入到了“國學”之中，正對應了國體的從滿清轉入民國；國體的轉換使得滿人退出政治，而學術的轉換則使古典學術得以保存下來，正所謂國亡而學術不亡。《國學發微》正是反映了清末民初“國學”初興階段的這樣一種理念，這與民國中“部令”開設國學課程而學者急編國學教材，必先斟酌商榷“國學”概念，而後填充相應內容的做法，完全不同。

相傳劉師培數年後有依託滿人端方與至北京參與籌安會之失，甚者謂其“變節”，其說皆出蔡元培、章太炎諸人之

口，而是非皆隨當日之政見而轉移。或者當辛亥前後，劉師培殆已有悟於種族與文化之分野，而深察黨人之“不知道德爲何物”（《上端方書》之二）。端方“文章政事頗絕倫”（王國維詩句），而袁項城尊孔祭孔。章太炎至中年以後有“絕口不談詆孔”之變，晚年以後有“讀經有利而無弊”之論，而臨終尚未及見日本之欲亡中國之國。蔡元培卒於盧溝橋事變後，已見日本之欲亡中國之國，而臨終尚未及見俄國之欲亡中國之天下。蔡氏晚年遠離大陸，播越孤島，逝世之年與主編《劉申叔遺書》之錢玄同前後相接，臨終之際，安知未有如錢氏之“治學迷途之歎”與“重起爐灶之用心”（錢穆語）？

劉師培承四世家學，向以經學專家著聞。即如《國學發微》所稱引之“先曾祖孟瞻先生（劉文淇）”《左傳舊疏考正》，“先祖伯山先生（劉毓崧）”《周易舊疏考正》、《尚書舊疏考正》，皆歷歷可見。劉師培又受章學誠、魏源、龔自珍影響，主張“古學出於史官”，故於諸子學亦多辟見。其學術重在古文而不輕今文，重在漢學而不輕宋學，重在兩漢而不輕元明，重在經學而不輕玄學、佛學，其視野又兼及西學而長於衡量，其立意又亟於求新而長於制斷，故立言中肯，勝義層出，一時推爲學界翹楚。

但《國學發微》也稍有弊短。如劉師培稱道南朝之梁代爲“哲學大昌之時代”，而歎惋“南朝玄學一蹶而不復振興”；論及“中邦學術統一之期”的隋唐，却對承接自南朝的孔穎達《五經正義》多加否定，批評其“輕北而重南，傳南而遺北”。若準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情勢而言，稍覺失之主觀。且下語多苛求，既責孔穎達“不能全用漢人章句”，又譏其“長於引徵，寡於裁斷”；既責其“乾沒舊疏”、“無一心得”，又譏其“專主一

家”、“師心自用”。甚至認為成伯璵、趙匡、啖助、陸淳、盧仝、韓愈、李翱等“唐人說經之穿鑿”，是由於“孔氏《正義》之反動力”；乃至宋代邢昺《爾雅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三疏“以空言相演”，也是由於“孔氏啟之”。《五經正義》以後之經學，或同或異，均歸過於孔穎達，便有強辭定罪之嫌。又論唐人學術，上節譏評其不能撰述，稱《括地志》只是地學之類書，《通典》只是史學之類書，而下節稱道唐人之學可以成立者數端，地志舉魏王泰輯《括地志》，政典舉杜佑作《通典》。大約其立言已存“學術既歸於統一，以遏人民之思想”之成見，遂為當時之政見所左右而成扞格。

劉師培治學門徑，與章學誠關係甚大。《國學發微》自序云：“詮明舊籍，甄別九流，莊、荀二家尚矣，自此厥後，惟班《志》集其大成。孟堅不作，文獻誰徵？惟彥和《雕龍》論文章之流別，子玄《史通》溯史冊之淵源，前賢傑作，此其選矣。近儒會稽章氏作《文史通義》內外篇，集二劉之長，以萃匯諸家之學術，鄭樵以還，一人而已。予少讀章氏書，思有賡續。”開口即是實齋家風，結語更直陳對章氏之傾慕。

案清末民初學者著述，陳義最精，紛見疊出，讀之使人目不暇接，驚其所自來，首推劉師培。同時孫德謙、張爾田、江瓊，稍後劉咸炘，著述皆相類似，大抵源出章學誠。蓋治學亦如觀戲，戲之前臺有演者，有觀者，演者觀者皆自沉於戲中，而別有一種人，專能窺視後臺，得見演者之本來身份，及其種種裝飾，如今日所謂“拍攝花絮”。此種情形在今日為常見，甚至有吸引觀眾超過正式出品者，而在古代則向不以示人，演戲之外，一切技藝、文章、學術，率皆只出產正品。而章學誠一派治學途徑，恰是窺視後臺，即嚴復、林紓、朱一新所謂

“打破後壁”(曾國藩、李鴻章亦有此語)、顧頤剛所謂“打破‘遮眼的鬼牆’”之意。由此而有許多溯源,討論許多家法,推測許多“內部分工程式”。既為“幕後新聞”,故有無窮話說,因此引人入勝也。此種學問途徑,不啻將戲臺翻轉給人看,故而能夠就根本處推究全局,出入內外,縱橫捭闔,重新佈置。

但此舉亦有弊,究竟以後世之身,測古人之心,故戒之在妄。故葉長青責其“多涉史藩,而疏於經傳,學不足以逮厥志,又過辯求勝,喜用我法”(《文史通義注·自叙》)。章太炎尤直言“漁仲《通志》、實齋《通義》其誤學者不少”,“若讀書博雜,素無統紀,則二書適為增病之階”,又譏學者“有子已冠,未通文義,遽以《文史》、《校讎》二種教之,其後抵掌說《莊子·天下篇》、劉歆《諸子略》,然不知其義云何”(《與人論國學書》)。蓋“打破後壁”本為非常之舉,未可尋常模仿,震其新奇,播為風氣,則難免流弊,章太炎、葉長青二人蓋能先見之者。

今日學術承其流弊,大抵以時論意見為主,必窺後壁,而不入戲中。余嘗論“經學”為王官學,王官學即國家學術;“國學”雖為新名詞,而顧名思義其定義亦即國家學術,如章太炎所云“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”。故經學與國學實為二名一體,皆有國家學術之實質。彼以國學為文史哲、為儒道釋,為一級學科、為訓詁考據者,豈不外乎?

本書整理,以民國二十五年甯武南氏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為底本,以《國粹學報》核校。《國粹學報》訛誤不少,《遺書》經李泰棻、鄭裕孚核校,多有更正,但仍有若干訛誤,且偶有新增誤排。2006年鄔國義、吳修藝編校《劉師培史學論著選

集》，內有《國學發微》一種，全用《遺書》本標點排錄，不作校記，2013年萬仕國點校《國學發微（外五種）》亦同，故猶沿襲舊誤。今以《遺書》、《國粹學報》二種互校，共得180餘條。

張京華

於湖南科技學院國學研究所

作者原序

序曰：詮明舊籍，甄別九流，莊、荀二家尚矣。自此厥後，惟班《志》集其大成。孟堅不作，文獻誰徵？惟彥和《雕龍》論文章之流別，子玄^①《史通》溯史冊之淵源，前賢傑作，此其選矣。近儒會稽章氏作《文史通義》內外篇，集二劉之長，以萃匯諸家之學術，鄭樵^②以還，一人而已。予少讀章氏^③書，思有賡續，惟斯事體大，著述未遑。近撰一書，顏曰《國學發微》，意有所觸，援筆立書，然“陳言務去”，力守韓氏之言，此則區區之一得也。

① “子玄”，《國粹學報》作“子元”，避清諱。

② “鄭樵”，《國粹學報》誤作“鄭焦”。

③ “氏”，《國粹學報》誤作“氏”。下“韓氏”亦誤。

近世巨儒推六藝之起原，以爲皆周公舊典，章氏實齋之說。吾謂六藝之學實始於唐虞。卜筮之法，出於《周易》。而《虞書》有言“枚卜功臣”，又曰“卜不襲吉”，則《易》學行於唐虞矣。夫子刪《書》，始於唐虞，即《堯典》以下諸篇是也，則《尚書》作於唐虞矣。《息壤》之歌作於堯世，《南風》之曲歌於舜廷，則《風詩》廢於唐虞矣。虞舜“修五禮”，即後世吉、凶、軍、賓、嘉之禮也；伯夷“典三禮”，即後世天、地、人之禮也，則古禮造於唐虞。后夔典樂教胄，特設樂正專官，而《韶樂》流傳至周末墜，則樂舞備於唐虞。《周禮》外史“掌三皇五帝之書”，五帝之書即唐虞之史也，則《春秋》亦昉於唐虞。蓋孔子者，集六藝之大成者也，而六藝者，又皆古聖王之舊典也，豈僅創始於周公哉？

《史記》言孔門弟子“通六藝者七十二人”，又曰世之“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，可謂至聖矣”。夫六藝者，孔子以之垂教者也，然例之泰西教法，虛實迥別，學者疑焉。予謂六藝之學，即孔門所編訂教科書也。孔子之前已有六經，然皆未修之本也，自孔子刪《詩》《書》，定《禮》《樂》，贊《周易》，修《春秋》，而未修之六經易爲孔門編訂之六經。且六經之中，一爲講義，一爲課本。《易經》者，哲理之講義也；《詩經》者，唱歌之課本也；《書經》者，國文之課本也；兼政治學。《春秋》者，本國近

事史^①之課本也；近日泰西各學校歷史一科，先授本國，後授外史，而近代之事較詳，古代之事較略。孔子爲魯國人，故編魯史，且以隱公爲始也。《禮經》者，倫理、心理之講義及課本也；《儀禮》爲古《禮經》，大抵爲孔門修身讀本，而《禮記》《禮運》、《孔子閒居》、《坊記》、《表記》諸篇，則皆孔門倫理學、心理學之講義也。《樂經》者，唱歌之課本此樂之屬於音者。及體操之模範也。此樂之屬於舞者。是爲孔門編訂之六經。然六經之書，舍孔門編訂諸本外，另有傳本，如墨子等所見之六經是也。見《墨子》書中。至於秦漢所傳六經，悉以孔門刪訂本爲主，故史公言“六藝折衷於夫子”也。折衷者，即用孔子刪定本之謂也。自孔子刪訂之本行，而六經之真籍亡矣。

孔子學術古稱儒家，然九流術數諸學孔子亦兼通之。觀《漢書·藝文志》之叙名家也，引孔子“必也正名”之語；叙縱橫家也，引孔子“誦《詩》三百，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”之言；叙農家也，引孔子“所重民食”之詞；叙小說家也，引孔子“雖小道，必有可觀”之文；叙兵家也，引孔子“足食，足兵”之說，以證諸家之學不悖於孔門。然即班《志》所引觀之，可以知孔子不廢九流矣。且孔子問禮於老聃，則孔子兼明道家之學；作《易》以明陰陽，則孔子不廢陰陽家之學；言“殊塗同歸”^②，則孔子兼明雜家之學；言“審法度”，則孔子兼明

① “近事史”，《國粹學報》同。疑當作“近世史”。

② 《易經·繫辭下傳》原文作：“天下同歸而殊塗。”

法家之學；韓昌黎言孔墨兼用^①，則孔子兼明墨家之學。故孔學末流亦多與九流相合，田子方受業於子夏，子方之後流爲莊周，而孔學雜於道家；禽滑釐爲子夏弟子，治墨家言，而孔學雜於墨家；告子嘗學於孟子，見趙岐《孟子注》。兼治名家之言，而孔學雜於名家；荀卿之徒流爲韓非、李斯，而孔學雜於法家；陳良“悅孔子之道”^②，其徒陳相“有爲神農之言”^③，而孔學雜於農家；曾子之徒流爲吳起，而孔學雜於兵家。由是言之，孔門學術大而能博，豈儒術一家所能盡哉？昔南郭惠子告子貢曰：“夫子之門何其雜也！”嗚^④呼！此其所以爲孔子歟？

古代學術操於師、儒之手。《周禮》太宰職云：師“以賢得民”，儒“以道得民”，^⑤是爲師、儒分歧之始。儀徵阮先生雲臺曰：“孔子以王法作述，道與藝合，兼備師儒。”《國史·儒林傳序》。吾謂阮說甚確。孔子徵三代之禮，訂六經之書，徵文考獻，多識前言往行，凡《詩》《書》六藝之文皆儒之業也；孔子衍心性之傳，明道藝之蘊，成一家之言，集中國理學之大成，凡《論

① 韓愈《讀墨子》原文作：“孔子必用墨子，墨子必用孔子。”

② 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原文作：“陳良，楚產也，悅周公、仲尼之道。”

③ 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原文作：“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”，“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”，“陳相見許行而大悅”。

④ “嗚”，《遺書》誤作“鳴”，徑改。《國粹學報》不誤。

⑤ 二“民”字，《遺書》、《國粹學報》均誤作“名”，徑改。《周禮》原文作“民”。

語》、《孝經》諸書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皆孔子倫理學、政治學之講義也。皆師之業也。蓋述而不作者爲儒之業，自成一書者爲師之業。曾子、子思、孟子皆自成一家言者也，是爲宋學之祖；“立身行道”，曾子之學也。“君子不可以不修身，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”，傳爲子思之學。“事孰爲大？事親爲大；守孰爲大？守身爲大”，傳爲孟子之學。《曾子》十篇存於《大戴禮》，《中庸》、《坊記》、《緇衣》存於《小戴禮》，取之以合孟子，而孔、曾、思、孟之傳定矣。此宋儒學術之祖也，然皆曾子之傳。子夏、荀卿皆傳六藝之學者也，是爲漢學之祖。故孔學者，乃兼具師、儒之長者也。孟子言孔子“集大成”，殆以此與？

班氏之言曰：“時君世主，好惡無方，是以九家之說蠡起並出”^①，由班《志》所言觀之，則諸家學術悉隨時勢爲轉移。昔春秋時，世卿擅權，諸侯力征，故孔子譏世卿，見《公羊》。惡征伐；如《春秋》於諸侯征伐必加譏貶是也。墨子明尚賢，著《非攻》，皆救時之要術，而濟世之良模^②也。雖然，孔、墨者，悲天憫人之學也。殆其說不行，有心人目擊世風日下，由是閔世之義易爲樂天，如莊、列^③、楊^④朱之學是也。及舉世渾濁，世變愈危，憂時之士知治世之不可期，由是樂天之義易爲厭世，如屈、宋之流是也。而要之皆周末時勢激之使然。雖

① “無方”誤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原文作：“時君世主，好惡殊方，是以九家之術蠡出並作。”

② “模”，《國粹學報》作“漠”。疑當作“謨”。

③ “列”，《國粹學報》誤作“烈”。

④ “楊”，《國粹學報》誤作“揚”。

然，此皆學術之憑虛者也，有憑虛之學即有徵實之學。戰國之時，諸侯以併吞爲務，非兵不能守國，由是有兵家之學；非得鄰國之援助則國勢日孤，由是有縱橫家之學；非務農積粟不能進攻，由是有農家之學。是則戰國諸子皆隨時俗之好尚以擇術立言，儒學不能行於戰國，時爲之也，法家、兵家、縱橫家行於戰國，亦時爲之也。墨子言：“國家昏亂，則語之尚賢、尚同；國家貧，則語之節葬；國家喜音沉湎，則語之非樂、非命；國家淫僻，則語之尊天事鬼；國家務奪侵陵，則語之兼愛、非攻。”^①此戰國學術之最趨時者也，然學術之趨時者亦不僅墨學一家也。古人謂學術可以觀時變，豈不然哉！

宋儒陸子靜有言：“獨立自重，不可隨人脚跟，學人言語。”而周末學術則悉失獨立之風。古禮有言：“必則古昔，稱先王。”儒家者流力崇此說，如孔子曰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”，“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”，《中庸》曰“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”，孟子曰“遵先王之法而過者，未之有也”。即諸子百家亦然。如墨子託言大禹，《莊子》稱墨子之言曰“不以自苦爲極者，非禹之道”^②，孫淵如作《墨子序》亦言墨學出禹。老子託言黃帝，故世並稱“黃老”。許行託言神農，以及兵家溯源於黃帝，醫家託始於神農，與儒家託言堯舜者正相符合。蓋諱其學術所自出，而託之上古神聖以爲名高，此雖重視

① 《墨子·魯問》原文作：“國家昏亂，則語之尚賢、尚同；國家貧，則語之節用、節葬；國家意音湛湎，則語之非樂、非命；國家淫僻無禮，則語之尊天、事鬼；國家務奪侵陵，則語之兼愛、非攻。”“湎”，《國粹學報》誤作“酒”。

② 《莊子·天下》原文作：“以自苦爲極，曰：不能如此，非禹之道。”